

# 輕拋浮名擇善固執

## 沈昌煥的風骨

●王善初（中外雜誌社駐美特派員）

### 書香世家幼習外文

沈昌煥（一九一三—一九九八），我國卓越的外交家，活躍外交戰線六十年，披堅執銳，身臨第一線。或策謀定計，幕後運作，任務不離外交界。近代我國重大的外交戰，無役不與。曾兩度出任外交部長，三任駐外大使。離職後，對外交路線仍有很夠分量的發言權，遂有「外交教父」之稱。

沈昌煥的風骨

沈昌煥，字揆一，江蘇吳縣人。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十月十六日生於上海近郊嘉定祖宅，他的曾祖父於太平軍戰亂時，避禍遷居嘉定，經營醬園作坊，至同光年間，已很具規模，營業鼎盛，因而家道殷實。沈昌煥出生時，他的祖父沈雨峰極為高興，親為他取名揆一，以示期望甚

殷，希望他將來立身社會，獨領風騷。

嘉定毗鄰上海，近代開埠以後，商業繁榮，西潮激盪，外洋新事物如潮湧至。他的祖母眼光遠大，送兩子入新式學堂，

修習英文及法文，所以沈昌煥的父親沈竹賢，嫻熟英文，早年曾應聘到湖南教書，主授英文，中年服務海關鹽務衙門，負責涉外交涉。晚歲參與創辦上海大通及大達兩輪船公司，參酌英美航商法例，多次與英商折衝，維護華商水運權益，對於我國航運的開拓，厥功甚偉。後來又倡組華輪聯營，增強競爭力，以利永續經營。

沈竹賢洞察世界潮流，重視子女教育，沈昌煥及一姐兩弟均受新式教育，他自幼讀書用功，作兩弟的表率。母親周鳳翼亦曾受教育，督子讀書尤為嚴格，不予稍懈，所以沈昌煥學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由於家學淵源，對英文一科更加勤習，

講求文法修辭。及長，考進上海光華大學政治系，在學期間參加全校英語演講比賽，壓倒高年級生，勇奪第一。後來由學校推薦，再參加華東八大學中、英語演講比賽，英語他仍獲第一名，中語第二名，雙料優勝，傳為佳話。自此，其外語能力已獲肯定。課餘，廣泛涉獵各類書刊，於國際政治最有心得。目睹我國民智閉塞，外侮頻仍，國際地位低落，遂有志於外交學，冀圖外交救國。當時，國內有識之士，如晏陽初、梁漱溟等倡導平民教育運動，在上海成立平民教育會，設立夜校，沈昌煥應聘於夜間授課，教導工廠勞工讀書識字。

### 北平抗日敵偽搜捕

一九三三年，沈昌煥自光華大學畢業，旋赴北平，考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專攻國際政治學。斯時，「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日寇侵華日亟，北方抗日救國風潮澎湃。而沈昌煥早在上海時代，即飽受革命風氣洗禮，素具「民族團結」、「外抗強權」的愛國情操，加之，他在光華大學讀書時，結識革命先進電影界名人黎民偉的千金黎蘭（黎氏曾追隨國父孫文），受女友父親的影響，愛國熱情特高，乃在北平奮身加入救國活動，曾與同學結隊赴張家口外等滿蒙邊區考察情勢，了解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歸來寫成考察報告三篇，報導分析所見所聞，甚獲好評。當時他擔任燕京同學會會長，號召民眾，呼號抗日，遂為當地日寇佔領軍及其爪牙所悉，展開搜捕，沈昌煥被迫輟學歸返上海。

### 鑽研政治轉攻外交

回滬不久，沈昌煥赴美留學，進入密歇根大學鑽研政治科學，在美聯合各地留學生，編印英文宣傳品，揭發日本侵華野心，激發美國輿論爭取朝野同情。一九三七年夏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原有意繼續攻讀，聞父喪乃束裝返國，但當時京滬一帶

抗日戰火熾烈，不克歸里，乃至廣州任教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系，並兼任校長鄒魯（海濱）的英文秘書。

翌年，到重慶進入交通部公路運輸總局服務，參與大西南公路運輸網擴建。不久，再轉入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公路總局任中英文秘書。一九三九年與交往多年的女友黎蘭在重慶結婚。

一九四一年入外交部，其時，正當我國政府向美、英兩國爭取援助，並積極秘密交涉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際；日本海軍突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襲珍珠港，引爆太平洋大戰，國際情勢不變，外交事務陡增，且外交部長郭泰祺離任未久，新任宋子文在美洽公，未及歸國就職；遂由最高統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暫兼外長。

某星期日，沈昌煥在部值班，方正襟危坐，朗誦英文名著，漸入忘我之境；蔣兼部長突因要公到部治事，聞聲來觀，沈氏俄然驚覺，起立敬禮，蔣兼部長頻頻頷首，略問姓名、職務、籍貫、學經歷，溫言勉勵。翌日，即蒙蔣宋美齡夫人召見，昇兼英文秘書，仍任外交部本職，不時至蔣中正官邸應教。

### 夙興夜寐深獲賞識

沈昌煥任職於禮賓司，接待英、美各國訪華使節及各國代表團，進退有節，獲顧維鈞大使賞識，調任駐英大使秘書，但未赴任，先在復興關中央訓練團受訓。一九四三年春，適逢蔣中正委員長組成緬甸遠征軍，沈昌煥應徵服役，授階少將參議，擔任遠征軍總司令部昆明辦事處副處長，負責與盟軍聯絡工作。後再調派駐印度專員公署，協調戰時物資空運援華。一九四五年九月，奉調回國，接替李惟果先生擔任國民政府主席辦公室簡任秘書，繼入委員長侍從室，擔任重要之傳譯工作，參與國民政府蔣主席與夫人同馬歇爾特使及魏德邁將軍等人之會談，積功榮獲四等雲麾勳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沈昌煥自印度兼程回國，先遣飛往南京，九月九日，我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為聯合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之代表，在南京舉行接受在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投降典禮，沈昌煥膺命為受降代表團成員之一，當時感動落淚，畢生引為殊榮。旋在蔣主席帷幕，處理外交機密英文文件，或隨

侍接待外賓擔任口語傳譯；兼負蔣夫人交辦事宜，夙興夜寐，勞苦逾常，以方當三十三歲青壯之年，精力充沛，歷時三年餘，未嘗稍有貽誤公務。一九四八年四月，出任外交部禮賓司長，同年十二月膺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翌年，中共擴大內亂，烽火遍地，一月下旬，蔣總統受迫於桂系，宣告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沈昌煥毅然去職。蔣總統歸隱於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短暫憩息，沈氏奉命侍從左右；年終，大陸陷共，政府播遷台灣，復任行政院顧問兼發言人。

值茲風雨飄搖，危疑震撼之際，蔣總統為團結反共力量，乃往訪菲律賓，與菲總統季里諾舉行碧瑤會談，又親訪大韓民國，出席鎮海會談，會晤李承晚總統，沈昌煥均隨侍左右。後來因李宗仁代總統長期滯美不歸，蔣總統應國民大會代表，立監兩院委員及台灣省參議會議員敦促，於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復行視事，七月，中國國民黨實行改造，重整革命精神，改造委員十六人，沈昌煥列名其中，並兼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主任，職掌宣傳。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受任外交部政務次長，

在職六年又半，一九五九年六月出任駐西班牙特命全權大使，啣蔣中正密命，觀察歐洲各國對華情勢，任期一年餘；於一九六〇年六月奉調歸國，就任外交部長，為時六年；其後廣續外放羅馬天主教廷暨泰國特命全權大使；一九七二年五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回任外交部長，在任復為六年逾半。

### 外蒙入會引咎辭職

沈昌煥在第一次外長任內，於一九六一年遇到外蒙加入聯合國案，當時美國要在聯合國推動兩個中國案，並已做成決策，由中華民國不否決外蒙入會，換取保有聯合國席位。作為外長的沈昌煥當時研判，我們恐怕要丟掉聯合國席位，因為他很了解蔣總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因此，他在元旦記事簿上指出，當務之急，是立法院必須準備好，隨時決議退出聯合國。

就在這一年年中，沈氏陪著陳誠副總統在美國拜會了甘迺迪總統和魯斯克國務卿，進行遊說。但蔣中正總統後來在外蒙案立場上有了二百八十度轉變，是有些出乎沈昌煥意料的。

台北某報前駐日記者某君對外蒙案，還有案外案的描述，即當時的駐美大使葉公超和沈昌煥之間出現裂痕，除葉公超因同情美國的兩個中國案招致不滿外，更要緊的是葉在國外講了不少蔣總統的壞話。忠心耿耿的沈昌煥受不了葉的這種表現，趁著外蒙入會案底牌揭曉時，密電參了葉一筆，導致葉的去職，造成我國外交人事上的一宗懸案。

假如某君的說法是對的，沈昌煥是因為外蒙案立場丕變而老羞成怒，宣洩自己被蒙在鼓裡的不快。這種心理今天聽來合情合理，畢竟當代政壇亂咬人來洩憤的事層出不窮。不過，老派的人多半不會這麼反應的。外蒙案揭曉後的凌晨四點，沈昌煥的確拍了一封密電回報台北總統府。照某君的說法，就是這封密電做掉了葉公超。

但一位看過密電的人透露，這封密電隻字未提到葉公超，寫的是當今政壇的人打死也不會做的事；沈因為外蒙案立場上的丕變，認為一年來動員軍民同胞支持政府付諸東流，應該給百姓一個交代，所以向蔣總統引咎辭職。

而不是憤怒，他沒有怪蔣總統棄守，又有什麼立場怪葉公超主張兩個中國？假如他真的告葉公超的狀，不等於連帶向蔣總統抗議了嗎？假如葉公超嘲弄蔣總統的頑固是可誅的，那麼蔣總統的妥協怎麼可能是對的呢？以沈昌煥對蔣總統的敬畏，在案子剛結束，蔣總統心情不佳之際，會不經大腦地和蔣總統談葉公超的事嗎？後人或許不知沈昌煥和葉公超的關係密切，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開始並肩作戰。爲了一九五四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兩人一主外，一主內，沈昌煥花了大工夫在立法院做思想工作；葉公超曾親用毛筆在還溫熱的約稿上，傳書向沈昌煥道謝，真情流露。

沈昌煥第二次出任外長時，正由葉公超監交，那時葉公超已是政務委員，沒有迴避，也沒有微詞。若說爲了要舉發葉公超，而用一封密電來進行，對老派人物沈昌煥未免太不合時宜了！倒是八〇年代以後，外交部的密電一半以上都是黑函。人們沒有想到的，是參葉公超的大有別人在，其中還有國際人士看不慣葉公超向蔣中正告狀的，沈昌煥何苦加油添醋？

假如說沈昌煥會對葉公超詆毀元首有

所不滿，這恐怕是可信的，因爲沈對蔣總統的忠貞確實是出於一片至誠。他曾在李登輝接任以後，把一本「蘇俄在中國」摔在許多中常委面前，質問大家是不是蔣的政策都不要了。連身爲主席的李登輝都噤若寒蟬，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支支吾吾的中常委面面相覷，最後李登輝裁示兩個禮拜後要做報告。不料沈昌煥再次發言，堅持下個禮拜就要報告。

了解沈昌煥的人都知道，他的風格就是執著兩個字。他在一九六一年的密電辭職也正是這種氣質的告白，也因此，他的守舊標籤就益加穩固了，現在有些嘲弄他主張的「漢賊不兩立」，責怪說是台北外交連連敗退的主因。但有誰了解他真正的用心，他所重視的不單是「漢賊不兩立」，還有諸葛武侯的下聯「王業不偏安」。也就是光復大陸。

一九六四年中法斷交，不少人惋惜當時未能逮住機會，接受兩個中國的安排。人們哪裡想到，斷交之後，中華民國駐法大使館始終不退，後來還是法方以斷水斷電相要脅，逼得沈昌煥只好黯然撤館。對沈而言，一個中國不只是外交政策，而是國策，是生存之道。但口說不夠，還要真

心追求一個中國的完成，不然國家必危。在〈國統綱領〉通過以後，沈的反應就是蹙眉側首，怎麼也讀不出一點兒對中國人的感情來！

### 伉儷相依六十春秋

沈昌煥和夫人相伴近七十年，鶼鶼情深，非比尋常。別看沈昌煥在宮廷內外左右開弓的勁道，但他從戀愛到鑽石婚的古不變的呵護，讓沈夫人成了親友們眼中最幸福的妻子。沈昌煥臥病之際，還給護士寫條子，要早點出院回家籌備鑽石婚。沈夫人性情典雅恬適，她的牌搭子一提到對她的第一印象是，哇！人好得不得了，對什麼人都好。每到星期四，沈昌煥都親自陪伴夫人的牌搭子一起吃飯。沈昌煥的感情世界充滿了投入與付出，難怪沈昌煥看到冷冰冰的「國統綱領」，懷疑我們的感情何在。

對太太如此，對領袖更是如此，對蔣夫人亦復如此。聯合國五十週年慶的時候，宋美齡作爲碩果僅存的二次大戰領袖人物，託人把她準備的講詞，千里迢迢送到台北請沈昌煥過目修正，沈看過宋美齡才放心。宋美齡百年大壽，沈昌煥加入了祝

壽團赴美，宋美齡見到沈昌煥還調侃地說他英俊，被當成八十五歲的晚輩窩心極了，化解了當代政壇一夕數變的薄情與焦慮。

### 形成沈昌煥一生做人原則的要追溯到

他早年求學的經驗。沈昌煥在美國留學上的是密西根大學，窮學生生活都盡量節儉，沒錢買書報。沈昌煥平時就跑到街角一家書報攤翻雜誌，去的次數多了，有一天老闆就拍拍他說，年輕人，像你這樣天天來看，雜誌都翻舊了，那我要怎麼賣啊！是呀！沈打從心底受到震撼，為什麼我沒有替人家想？沈自己回憶到，從那時開始，他什麼事都要先設身處地想到人家。沈家公子至今不忘父親這段教訓，一而再，再而三。

沈昌煥在上海光華大學畢業的時候，校長頒獎，看到這個年輕人活動好多，就告誡他，做事情要 one thing at a time（一次做一件事）。沈如醍醐灌頂，自此經常自我提醒，今後凡事要一以貫之。

### 五次辭職風骨嶙峋

沈昌煥曾任外交部政次六年，兩任外長十二年八個月，出使西班牙、教廷及泰

國六年半，又數度擔任特使，遍訪亞洲、非洲、中南美洲五十餘國，四度出任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代表國家簽訂國際條約、協定及換文等七十四項，獲卅八國勳章四十四枚。

他畢生奉獻外交，殫精竭慮，只計國家民族大利，不計個人毀譽。致力於外交體制的改革，人事制度之建立，青年外交人才之識拔與培訓，尤重同仁福利之改善，於國家財力艱難之際，仍先後興建外交部職員宿舍兩棟。用心最多者則屬外交政策之研究、設計、宣導與執行。

沈昌煥曾追隨兩位蔣總統，均獲見重，一九七八年，中美斷交，沈昌煥引咎辭去外交部長，一九七九年蔣經國總統任其為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一九八四年轉任總統府秘書長。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總統依法繼任總統，留任總統府秘書長。

同年十月因堅持遵行老蔣總統的「漢賊不兩立」之基本國策而退休，同月受聘總統府資政。一九八七年元月起另受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擔任管理委員，一九九一年改為指導委員會，擔任指導委員直到辭世。

沈昌煥生活簡樸，公私分明，歷次卸除公職，當日即交還官舍。平日重視倫理，事親至孝，因求學做事關係，長期離家，深感孝道有虧。來台以後，孺慕之情，與日俱增，逢年過節必於家中設奠遙祭；晚年並以未能返鄉掃墓，克盡人子之禮而引以為憾。有外交部同仁返國述職，百忙之餘，必設法邀敘，清茶淡飯，樂趣無窮；平日與一姐二弟經常往來，手足情深，戚友盡知。

一九六一年他曾於聯合國大會演講後，以常任理事國首席代表身分，宴請聯合國總部秘書處全體華語職員，不序年齒，不分尊卑，座次一律臨席抽籤，賓主盡歡，至今傳為美談。

沈昌煥畢生參與秘勿，致仕之後，絕口不談。但縈心國事，熱誠從未稍減。每日閱讀中外報刊十多份，每睹重要或精彩文章，輒影印分贈親朋友好，外界以其久參樞機，富蘊史事，常有毛遂自荐，請為撰寫回憶錄者，都被他婉拒。雖時過境遷，許多事仍不宜表而出之啊。

沈氏識見廣博，賦性幽默，欬吐珠璣。晚歲得遂初服，平易近人，而人亦樂近之。常邀三五舊日友好或昔時僚屬把盞

小聚，酒酣耳熱，擊節高歌「楚留香」主題曲「千山我獨行」，舉座噱然，盡興而歸。

元代某詩人優遊吳門，亦是他的故鄉蘇州，作有「隱隱江城玉漏催，勸君且盡掌中杯，高樓明月清歌夜，此是人生第幾回？」詩句，實為他退休生涯最貼切的寫照。

一九九六年，內閣閣員屢鬧辭職風波，弄得沸沸揚揚，啼笑皆非，這種事在老輩如沈昌煥眼中幾乎是不可思議。

沈昌煥一生宦海浮沉，六十多年來請辭竟達五次之多，其中四次完全是責任政治的必然結果。

他的第三次請辭在一九六六年，是由於積勞成疾，發了心臟病的關係。第四次值中美斷交，他請辭外交部長，當然是要對政策負責，而且幾年前早已用書面有所準備。蔣經國總統過世不數日他又請辭總統秘書長，則是第五次。

第五次辭職當時李登輝總統雖沒有接受，不過沈昌煥沒有撤回辭呈。九個月後因為他在中常會批評政府對蘇俄的政策，造成輿論震撼，總統才決定批准他的辭呈，改聘為資政，所以仍可說是因為對自己

的看法負責而下台。

除了上述後三回辭職而外，頭兩次請辭的故事比較罕為人知。

他第二次請辭是在一九六一年，為的是膾炙人口的外蒙案。案件的關鍵是我國在聯大的會籍正岌岌可危，老蔣總統為換取美國公開支持我國，而同意不杯葛外蒙入會。

沈昌煥當時卻全力配合黨的政策，反對外蒙入會，不但多次與立院溝通，還發動群眾簽名支持，不料政策倒轉。

人還在紐約的沈昌煥，當天就拍電回國請辭，好讓政府對民眾有個交代。不知情的人一度還誤會這封電報是打葉公超的小報告。

他首次辭職辭的是行政院新聞局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接替董顯光，不過不到兩個月，他便辭職了。

老一輩的人應當還記得，老蔣總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下野。代行職權的李宗仁副總統透過自己的親信大將甘介侯發言，內容與年輕的沈局長理念不合。儘管年少受器重，得之不易，他竟毅然修書請辭。

那時行政院長孫科與副院長吳鐵城都想挽留他，但他非常堅定，把公事清楚交

代主任秘書蔣君章之後便離職。

同時，他也向人在奉化的國民黨總裁蔣總統中正發電說明。蔣總裁回電，要他不要灰心，革命形勢固然不好，但仍有可為。

在辭職之後的幾個月裡，沈昌煥去了哪裡人們並不知道，他好像回上海探望母親，又去杭州看過友人，後來可能行走臺灣，所以蔣總裁曾經發電報到臺灣找他，要他回奉化。他爾後得到老蔣總統幾十年的信任，和他不苟且、不戀棧的個性想必有關。

「任命我的人離開了，我就應該離開。」  
「我推動的政策失敗了，我也應該離開。」

這種老派的舞台哲學，就像抽屜夾縫中不小心掉出來，被人遺忘的、發黃的舊照片。現代人還真不知道要放在什麼相框裡才恰當呢。

沈昌煥於一九九八年七月二日辭世，正是他鑽石婚的前夕，他病中念念不忘要為老妻慶祝鑽石婚，願望未能實現，可算他生命中的一大遺憾。（參考中外雜誌、歷史月刊、日本研究雜誌）